

● 博格达文学丛书

白豆 暗红

董立勃长篇小说

董立勃 /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博格达文学丛书

白豆暗红

董立勃长篇小说

董立勃 /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豆;暗红:董立勃长篇小说/董立勃著.—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8

(博格达文学丛书)

ISBN 978-7-228-12792-4

I. ①白…②暗… II. 董… III. 长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48172 号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 编	830001
发 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电 话	0991-3652362(发行部)
印 刷	新疆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3.75
字 数	34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 000 册
定 价	36.00 元

总 序

博格达是天山的一个主峰。博格达峰上的雪融化为水,为新疆土地的美丽和丰饶,一直在默默奉献着。文学如水,润物无声,同样浇灌和滋润着人们的心灵和情感世界。这么看来,用博格达作为一套文学丛书的名字,确实是比较贴切的。

《博格达文学丛书》是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主抓、自治区新闻出版局策划、新疆人民出版社精心编辑出版的一套文学书籍。一共收录了六位作家的十本著作,总计有二百多万字。《博格达文学丛书》推出的都是目前新疆各个文学门类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也是在全国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作家。周涛和刘亮程的散文、董立勃和赵光鸣的小说、韩子勇的文学评论和文化随笔,还有沈苇的诗歌,都在新疆新时期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中产生了重要影响。

同新疆的各项事业一样,六十年来,在党的阳光普照下,通过各族文学工作者的辛勤耕耘,新疆文学事业的发展,也经历了从数量到质量、从体裁到题材等方面翻天覆地的变化。新中国成立初期,新疆作家协会成立,只有会员七十多人。如今,各民族会员已达到两千人。发表出版的各类文学作品,已多得无法统计。其中许多优秀作

品,也成了在全国范围内被关注的经典。

文以载道,在我国社会前进的漫长曲折的道路上,在每一个历史变革的重要关头,文学一直发挥着启蒙教化宣传鼓舞的重要作用。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始终是中华文明史的骄傲和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象征,融入每一个炎黄子孙的血脉和心灵。新中国成立以后,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对自治区多民族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发展繁荣始终高度重视,并给予了极大的关怀和支持。“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诞生在改革开放新时代的优秀作家和作品,理应得到关注、尊重和推崇。《博格达文学丛书》的出版,正是我们这种意愿的表达。

新疆文学是天山顶上那片圣洁的白雪,也是雪水消融后在戈壁大漠间奔腾的大河。这条大河,是新疆各民族作家的汗水和心血汇成的。由于篇幅所限,《博格达文学丛书》无法将更多新时期优秀作家的作品入选,不能不说是个遗憾。如章德益、韩天航、丰收、王刚、巴格拉西、阿拉提·阿斯木、夏木斯·胡玛尔、叶尔克西等,都取得过显著的创作成绩。在这个时候,我们尤其不能忘记那些已经逝去的文学老前辈,如艾青、刘萧芜、王玉胡、安静、邓普……还有曾经在新疆工作生活过的著名作家,如王蒙、陆天明、杨牧、周政保、红柯……正是几代作家的共同努力,新疆文学才有了今天这样的发展繁荣。

这是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这是祖国的一块博大的土地,伟大的时代和热土,必将会催生优秀的作家和作品,这一点已经得到证明。我们殷切希望在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进程中,在我们辽阔壮丽的新疆,有更多优秀作家和作品诞生。

李 屹

2009年8月

(作者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白 豆

风吹树叶沙沙响

这一年的夏天,在下野地,先是有两个男人想娶白豆当老婆,后来又有一个男人也想娶白豆当老婆。这并不是说,白豆在下野地是个漂亮的女人。

尽管从1951年开始不断有内地的女人以参军和支边的名义来到下野地,但在下野地仍然是男人多女人少。也就是说,只要是个不算太丑的女人,身后总有一个或几个追逐者。

说白豆不漂亮,也不是说在下野地,还有些比白豆长得漂亮的女人。准确点儿说,在下野地没有可用漂亮来形容的女人。漂亮的女人到不了下野地。

和白豆坐一趟火车来的女人有上万。从乌鲁木齐到下野地要经过司令部师部团部场部,每经过一个地方就会有好多穿军装的人来看她们,听说这些人全是为革命立过大功的首长。每回有人来看过她们后,她们中就会有几个人从白豆身边离开。离开的女人看上去总是比白豆好看些。

这些漂亮的女人只有一个白豆叫得出名字。她是和白豆一个村子的,也姓白叫白麦。本来她们约好了走到天边也不分开。没想到一

下火车就分开了,她们不想分开,可她们说了不算。她们也穿着军装,只要穿着军装就得服从命令。服从了命令白豆和白麦全哭了,扯着手说一定要抽空写信。

一到下野地,白豆就给白麦写了信。

和白麦一样,沾老解放区的光,她们都读了三四年的书。能写简单的信,也能看简单的信。

白麦长得好看,留在了城里。白豆没有白麦长得好看,只能坐上火车,继续往西走。一直走到下野地。

没有了白麦,白豆也不会孤单。

一起到下野地的还有好多女人。白豆马上和一个叫翠莲的女孩子好上了。

她们住在了同一间地窝子里,像是亲姐妹影子不离影子,一块儿跟着大伙儿到地里干活,一块儿到水渠边洗衣服,一块儿躺在床上透过天窗看星星月亮,说着女人之间的悄悄话。

没想到和翠莲这样的好法也没能坚持多久。好像半年时间还不到,翠莲就调走了。从五队调到了六队。五队和六队隔得不远,只有五六里地,走路半个小时就到了。

从白豆的地窝子里搬了出去,翠莲不过是住进了六队的另一间地窝子。调动本是件平常的事,可白豆还是表现出了吃惊的样子。因为调到了六队的翠莲,不再是和一个女人住一间地窝子,也不是一个人住一间地窝子。一块儿搬进那间地窝子的还有一个人。一个让白豆看起来是个很粗野很可怕的男人。

白豆想劝阻翠莲不要搬到那个男人的屋子里去。可翠莲说她不想搬也得搬。白豆问她为什么。翠莲说,这是吴大姐做的媒。白豆说,不管谁做媒,也得婚姻自主啊。翠莲说,吴大姐说了,这是组织的意思。白豆说,可他的样子一点儿也不可爱。翠莲说,吴大姐说老牛这个人是个战斗英雄。白豆问翠莲,那你真愿意了。翠莲说,啥愿意不

愿意,女人早晚得嫁人,嫁给谁还不一样。

翠莲大白豆一岁多。有些事自然比白豆懂得多。白豆也知道是女人就得嫁人,可白豆总觉得女人嫁给谁不嫁给谁是不一样的。

不管白豆对翠莲的婚事怎么看,在下野地大家还是把这个事当喜事来办理。炊事班做了好多平常吃不到的好饭好菜。开荒营的大大小的官全来了。拜天地时双方父母亲都不在,就对着墙上的毛泽东和朱德的画像连鞠了三个躬。还放了鞭炮贴了喜字,还有喜烟和喜糖。

吃着那块喜糖,白豆觉得不那么甜。

结婚的人按规定可以三天不下地干活。三天后白豆才见到了翠莲。白豆盯着翠莲的脸死死地看,把翠莲的脸看得一阵儿一阵儿红。翠莲说,看什么看,有什么可看的。白豆说,都说女人一结婚,就不一样了,我想看看哪个地方不一样了。

结婚的女人和不结婚的女人的不一样,哪里会从一张脸上看得出来啊。白豆的傻让翠莲真想笑出来。不等翠莲笑出来,白豆问翠莲这三天是怎样过的,是不是很可怕啊。翠莲笑了笑,想说什么又没有说,只是脸红得更厉害了。

白豆非要让翠莲说。翠莲说,说什么呀,有什么可说的,要不了多久,你会什么都知道的。

不是不想给白豆说。是翠莲觉得实在说不出口。人挺怪的,好些事能做得出来,却不一定说得出来。

翠莲不说。白豆只好自己去想。

只有二十岁的白豆,在男女事情上,确实还是一张白纸。可这并不意味着白豆什么都不知道。

村里老有说书的唱大戏的,什么西厢记,什么天仙配,什么梁山伯与祝英台啊。还有什么小寡妇上坟啊,什么十八摸乱七八糟的啊,

白豆都听过,听过不止一遍两遍了。随着岁数一天天往上长,白豆是越听越喜欢听,越听越觉得有意思。一个人时也会忍不住瞎想乱想,想着想着就好像有点儿不是自己了。

还有村子里的那些小媳妇,还有她的姐姐嫂子也在其中,这些女人凑到一起,说的话比说书的唱戏的还要厉害。看到白豆来了也不管,还是说。白豆不知道她们说什么坐下听一会儿,听出一点儿内容后,白豆坐不住了,只好站起来走。

人走了,离那些小娘们儿远了。可听到的话却让她带上走了。她不想带,可那些话黏黏的,黏住了她,让她怎么甩也甩不掉。弄得她浑身上下不自在,像是毛孔让泥灰堵住了。

女孩子哪个不爱干净。跑回家,打了一盆子清水,要把身上好好洗一洗。

正洗着,嫂子进来了。嫂子不是外人,也是女人,白豆看了嫂子一眼,一样把清水往身子上撩。

嫂子看着白豆。嫂子说,白豆,我来给你搓搓背。

把毛巾递给嫂子,让嫂子搓背。嫂子边给白豆搓背,边说,白豆,谁娶了你,是天大的福。

白豆说,我这么丑,谁会娶我。

嫂子看着白豆的胸脯说,你不丑,一点儿也不丑,你能让男人掉了魂儿。

白豆说嫂子胡说。

白豆可从没有觉得自己长得好看。

要说好看,白豆真的长得不算好看。眼睛不大,还不是双眼皮,单眼皮好像有一点儿肿。脸形既不是瓜子脸也不是苹果脸,更没有白里透红的颜色,皮肤闪动着麦子的那种黄。没有书上说的女人的那种樱桃小口,嘴唇还有点儿厚。鼻子也不够挺不够高。仔细看过去还会在脸颊上看到几粒淡淡的雀斑。说女人好看,就是说那张脸好

看。说一个女人不好看,就是说她的脸不好看。

盆子里的水,像月光,白豆用毛巾蘸着,往身上擦。月光像盆子里的水,从天窗流下来。离开了盆子里的水,白豆又把自己放到了月光的水里。水静静地流过身体,流过身体的每一个角落,好像要去找寻什么秘密。看着水里的自己,除了一张脸看不到外,其他部位全没了遮拦。

看着看着,白豆突然吓了一跳。

好像在某一个瞬间,好像是在刚下过雨的树林里,一下子长出了好多蘑菇。白豆这个时候看到了蘑菇。只是白豆看到的只有两个蘑菇。它们没有长在树林草地上,而是长在了白豆的胸脯上。老家的山上总是在雨后长出好多蘑菇,白豆每次上山总会装上满满一篮子蘑菇,但白豆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这么白这么圆这么鲜嫩的蘑菇。它们挺立在白豆的胸脯上散发着一股清香。

看着看着,白豆忍不住用手指碰了一下那微凸一点儿的粉红。一阵酥酥的热闪电似的掠过全身,让白豆有点儿喘不过气来。

想起嫂子说的话,也想起了翠莲说的话。其实一个女人只要长到了二十岁,不管她长得是个什么样的人,不管长在什么样的地方,一些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东西,都会一起在她的身体里长出来,像草像花像地里的庄稼,它们浑然不知地任随季节安排着。

于是在这一段日子里,白豆既有点儿盼着吴大姐在她面前出现,又有点儿怕吴大姐在她面前出现。

也是在这段日子,或者要早一点儿的日子里,有两个男人没有给她打过任何招呼,就把她拉进了他们的梦中。也许还不止两个男人,但只有这两个男人不但把她拉进了梦中,还想把她拉进自己的日子里,让梦成为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

还有一个男人这时还没有想到要娶白豆。在事情的顺序上他的出现要晚一些。尽管这时他也在下野地,并且是个重要的角色。而且他也见过白豆,可他没有把这个女人放在眼里,甚至不知道这个小眼睛的女人叫什么。

还是按照顺序说这个故事吧。

休息天没有事,像走亲戚一样白豆有时会去六队看翠莲。

说着说着话,翠莲干呕了几下,却什么也没有吐出来。白豆说,你怎么了?是不是病了?翠莲摇摇头说,我没有病。白豆说,那你是咋回事?翠莲说,我怀孕了。白豆说,怀孕咋这么难受?翠莲说,好像得了大病。

看翠莲这样子,真是比得了大病还难受。本想和翠莲好好说说话,看到翠莲又呕又吐,什么也不想说了。只说翠莲你好好歇着吧,我先回去了。翠莲要送,白豆不让送,说路不远,一会儿就到了。

到了路上,没走一会儿,后面过来了一辆马车。路是土路,扬起老高的灰。站到路一边,想让马车过去再走。

马车到了身边,却不走了。停下来了。

车把式说,是去五队吧?上来吧。

三四里地,说不远,也得走一阵,大热天,还得走出一身臭汗。有马车坐,白豆不能不坐。没有道理不坐。

白豆跳上马车。

看着白豆往马车上跳。白豆的外衣搭在胳膊上,只穿了件白衬衫。衬衫扎进腰带里。腰显得圆细,胸显得鼓圆。

车上有麻袋,里面装的是粮食。白豆坐在麻袋上面。路上有好多小洼坑,颠得白豆的身子晃来摇去。

车把式说坐好了。

走了一阵,车把式又回过头,说坐好了。看着白豆说,让白豆坐好,其实眼睛想看到的就是白豆坐不好的样子。路这么颠,白豆想

坐好,也坐不好,她的胸好像很高兴似的,在不安分地跳动着。

车把式说,我叫杨来顺。叫我老杨。你叫什么?

白豆说,我叫白豆。

老杨说,这名字好听。

说着又回头看白豆,好像名字就写在白豆身上。

坎土曼的木把柄子断了。下野地的人干活全用坎土曼。坎土曼坏了,就干不成活了。

排长说,去,拿去让老胡修理一下。

哪个老胡?

白豆不知道说的是谁。

铁匠。铁匠铺知道吧。铁匠铺里就一个老胡,去一问就知道了。

铁匠铺好找。老远能听到叮叮当当的声响。

不大一会儿,白豆找到了铁匠铺,手里提着个断了柄把的坎土曼头。

铁匠铺没有门,是个敞开的大棚子。中间有一个带风箱的炉子,烧着火,里面是各式各样的铁板钢块。炉子前有一个很大的铁台子。铁台子和火炉之间站着一个汉子。光着脊背裸着胳膊,前面系了块帆布围裙,用来遮挡火星铁屑。

白豆喊了声老胡。

老胡没吭声,他正在把一块钢板敲打出镢头的形状。开荒用的各种工具几乎全是他锻打出来的,包括马蹄上的铁掌,盖房子用的抓钉。手中那把铁锤不停地敲,还是一堆干不完的活。

喊了两声,老胡也没有吭声。

白豆不喊了,转身想走。

老胡抬起头。看到白豆。

白豆已经转过身,老胡看到白豆后背。

后背是人的另一半。白豆的后背，一眼看过去，就是女人的那种后背。从分开的肩到合起的腰再到分开的大的腿和小的腿，尤其是腰和大腿之间的那部分的起伏凹陷，没有一处不是用圆润的弧钱画出，似乎在展示着什么的同时也在蕴藏着什么，无法不让投来的目光发呆发痴。

不等白豆抬起脚步，老胡已经站到白豆背后，老胡伸出手来，但他并没有碰到白豆的后背，只是从白豆手中把坎土曼头拿了过去。

不到十分钟，老胡给坎土曼换上了新柄。

这十分钟，白豆站在铁匠铺里，却没有看铁匠。她的目光落在远处的一棵树上。那棵树有点儿怪，上面一半是圆圆的杨树叶子，下面一半是长条形的柳树叶子，树上还落了一只云雀，唧唧喳喳地叫个不停，好像在说着什么事，但不知要说给谁听，也不知说的是什么事。

把修好的坎土曼递给白豆时，老胡又看到了白豆的前边。他好像没有看白豆的脸。这时的白豆一张脸长得是什么样子，对老胡来说，已经不重要。

老胡问白豆，你叫什么？

白豆说，我叫白豆。

说完，白豆走了。

老胡边抡着铁锤，边看着白豆的背影。

看不见白豆了，老胡马上决定要锻造一把新的坎土曼。

单身的男人们住在一间大地窝子里。

老杨和老胡的床隔不太远。老杨要扔一支烟给老胡。老胡不要。老胡的手正把玩着一把小刀子。闲着没事，老胡不抽烟不喝酒，就是用手玩小刀子。

小刀子亮亮的，不知是石头磨亮的，还是手指和手掌磨亮的。

两个男人随便唠着。习惯了，睡觉前，总要聊一会儿。聊什么不一定，算一算，说得多的，还是和女人相关的话。

老杨说,我看上了一个女人。

老胡问,谁?

老杨说,这个女人真不错。

老胡又问,是谁?

老杨说,我一定要把这个女人搞到手。

老胡本来也想说,他也看上了一个女人。可想了想,又没有说。他做事,从来是不做好了不说,做不好了也不说,就是做成了也不会随便说。

他叫胡铁。有点儿像块铁,一块生铁。

胡铁铁了心,要把一个女人娶到手。

同一个夜晚,同一个地方,在同一间屋子里,有两个男人,为一个女人睡不着觉了。他们以为他们还是好朋友,他们不知道他们已经成了敌人。

通往大田的路上,正走着的白豆,看到了站在路边的老胡。老胡也看到了白豆,老胡朝白豆走过去,他的手里提着一把坎土曼。老胡把白豆手中的坎土曼换过来。老胡说,这是你的坎土曼。白豆有点儿摸不着头脑。不等她说什么,老胡已经转身离去,走向他的铁匠铺。

同样是坎土曼,原来也会有很大不同。有前面那一把坎土曼作比较,这把坎土曼用起来,是那么轻巧,那么锋利。几乎不用什么气力,就能一下子切入到深深的土层里。干活老是落在别人后面的白豆,跑到了前面。大家都说,白豆会干活了。只有白豆知道,是手中的这把坎土曼帮了她的忙。

收工了,让回家的路多拐一个弯儿。白豆走到了铁匠铺。白豆对老胡说,老胡,谢谢你了。老胡却说,这把坎土曼本来就是你的。

只要在路上走,不管是一个人在走,还是几个人在走,在白豆的身边,随时都可能出现一辆大马车。马车像是也长了双眼睛,总是盯

着白豆。

白豆只要一上车,车把式老杨就把鞭子甩出一串鞭花,在空中炸响,比鞭炮还响。

女伴们喜欢跟白豆一块儿走路。因为跟白豆一起,老会有车坐。干一天活了,浑身的筋骨酸疼,有车坐,就像是坐花轿子,甭提有多舒畅了。

可老杨却只想让白豆一个人坐他的马车。白豆一个人时,老杨可以跟白豆说好多话。

老杨说,明天我要去场部拉化肥,场部有合作社,想要什么东西,我给你带。

白豆想了想说,没什么可带的。

没有让老杨带东西,老杨还是给白豆买了一块香皂,还有十块水果糖。看老杨把东西带来了,没有要白豆只好要了。白豆要把钱给老杨。老杨死活不要。老杨说,你这不是给我钱,你这是用巴掌打我的脸。

白豆不想打别人的脸,也不敢打别人的脸。

老杨说,你把东西拿上,就是给我面子。

白豆只能给老杨面子。要是她再不给老杨面子,那就是她有点儿不要面子了。

好大一片胡杨树。有多少棵,没有人数,也没人能数得过来。好多树站在一起,就成了树林子。只要是树林子,不管大小,总会藏着什么。不管什么人看到树林子,总想走进去看看。不知想看什么,也不知会看到什么。正是这点不知弄得人心痒痒的。

白豆往树林子方向走。走到树林子边上,白豆有点儿不敢往前走了。听老兵说过,树林子里面有狼。没见过狼,可听过狼的故事。小时候,狼外婆的故事把她吓哭过。转过身想往回走。转过身却看到了一个人,站在离她不过十几米的地方。